



游记

# 剑川印象

□ 颜礼功

久居大城市，心底时常产生倦怠之感。十月底，我有机会来到剑川。没想到，一踏上剑川老街的青石板路，那颗躁动的心，就安静下来了。路两边古色古香的老木房，有的是住家，有的是商铺，有的是餐馆，一片祥和景象。

剑川古城，紧靠城西的千狮山，在山脚而建。千狮山高大雄峻，山上古木参天，奇石兀立。勤劳、智慧的剑川人没让这些石头闲着，从上山石阶开始，一直到山顶，能工巧匠把大大小小的石头，都赋予了生命，雕刻成千姿百态的狮子。它们有的在嬉闹，有的在山泉水边喝水，有的小石狮爬在大狮的背上，有的依偎在母亲的怀里……在高山之顶，有一只“狮王”，是世界上最大的石雕狮子。

从千狮山流下来的清澈的泉水，在老街、古巷，在房前、屋后，潺潺流淌，滋润着千家万户，滋润着剑川的万亩良田。

我喜欢小巷。小巷四合院里的生活

更真实，烟火味和文化气息并存。小巷每一家的大门，木门框上都贴着红对联。两扇门面也没有空着，左边贴着诗词，右边贴着国画，画的是梅、竹、兰、菊、松、柏，还有家人的团聚、左右乡邻的和谐，多姿多彩，生动古朴。我以为是名家所画的印刷品，仔细欣赏，竟是笔墨所作。旁边的老人介绍，每年春节前，县文化馆的老师都在“阿鹏”文化广场，免费为老百姓写春联，画年画。我拍了一百多幅小院大门上的年画、书法照片，作为学习临摹的资料收藏。

小巷四合院人家的大门，多数开着，我就不请自进了。四合院大小不同，装修不同，格局不同，所建年代不同，但是进入院子，看到主人的热情都是相同的。他们笑容满面地对我及夫人说：进来！进来！来家里坐坐，喝一口水！主人仿佛在接待自己的亲戚、朋友。我们的车马劳顿，瞬间消失殆尽。

虽然已深秋，每个四合院都绽放着鲜花，树木一片葱绿。原来，这里每个白族家庭，都把外面早已远去了的春天，藏

在了自己的四合院里。

在小巷里走着走着，突然看到一块白色石碑，介绍旁边的房子是“全国重点保护文物建筑”，是距今400多年的明崇祯时代的老房子，门牌楼上的穿斗、飞檐，非常精巧。尤其是为纪念持节遇害的万历年末科进士段高选先生而建的“昭忠祠”，穿斗、飞檐有七层之多，威武雄壮，全国罕见。这样国家级保护的院子，在一条小巷子里，竟然有五家之多。

走出老街小巷，来到城外，在和煦的阳光下，一大片丰收在即的金黄色稻田里，农民们忙着收割稻子。迎着风，就能闻到甜蜜醉人的稻香。

美丽的剑湖就在不远处，这里水面辽阔，风景如画。在剑湖边的湿地，漫步在树林里的栈道上，就仿佛走进了俄国著名画家阿尔希普·伊凡诺维奇·库茵芝的《白桦林》里。

剑湖倒映着青山，倒映着蓝天白云，倒映着远处一家农舍烟囱里冉冉飘出的一缕白烟，慢慢地飘向远方，飘向蓝天深处。

# 旧事 母亲做的棉被

□ 王乃飞

在我的记忆里，冬天的温暖，最初是孕育在春天里织布机“吱扭咿当”的声音里的。过了清明，母亲就忙着纺线织布，经过在纺车和织布机上一段时间的劳作，一段段布就出来了。到秋天，母亲就忙着用那些粗布给我们做被子。

一天凉过一天了，窗外的“促织”声响起，我和哥哥合盖一块破布单子，等到后半夜转冷了，我就把布条往身上拉拉，哥哥也在睡梦里往他身上拉拉。就这么拉着，天就亮了。

等天真的冷了，外面的瓦上霜了一片白，母亲这才拿出了做好的棉被，铺在床上。就几床，姐姐一床，我和哥哥一床，父母一床。

一钻进棉被里，就觉得暖烘烘的，冰凉的身体立即就和被子合为一体。

我和哥哥各睡一端，脚蹬着脚。我们睡不着，腿就在被子里乱蹬。不是你蹬到我一下，就是我蹬到你一下，到后来就来回地蹬着腿玩，在床上闹出很大的动静。

睡梦中的母亲被惊醒了，喊我们：“你们闹啥，就这一床被子了，把被子蹬烂了，可没盖的了，叫你们冬天里冻死！”

吓得我们就不敢乱蹬了，相互用脚来回地搓着，搓得脚心痒痒的，最后竟然睡了过去。

再往后天冷了，母亲就会拿出几个医院里输液用过的瓶子，往里面灌上热水，这叫“烫壶”。把“烫壶”蹬在脚下，便觉得有一股暖流从脚上流到全身。多冷的天，在被子也一会儿就能暖和过来。

到寒冬腊月，母亲还会从箱子里拿出一床被子来，压在以前的被子上，这叫“压被子”，这样再冷都不用怕了。

冬夜里，到最冷的时候，屋里窗户的玻璃上都结了一层厚厚的冰。我在被子里，看着玻璃上的那些冰形成的花纹，更能体会到外面的寒冷，也就更知足在被子里的温暖了——这些温暖是母亲给的。

以后，母亲织布织得少了，外面开始有卖各种花布的被面，那些布摸上去很是光滑，花纹图案更是好看，不像粗布那么单调。等家里日子好过点了，母亲一下就买回三床被面来，给我和哥哥、姐姐都做了新被子。我第一次盖上那种被子，觉得比粗布被子舒服了许多。

再往后，被子的花样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好看了。这些年来，什么被子我都盖过。而母亲再也不能为我们做被子了，她那双给我们制造温暖的手，已经拿不起针线了。母亲做的棉被，虽然被面的花纹不是很好看，可人睡在里面那种温暖的感觉，却是终生难忘的。

母亲做的棉被，是我对“温暖”最早的记忆。

人物

# 远走的人

□ 李晓

那年深秋天空的云层里，似乎发酵着霉菌，飘飘洒洒落下的雨，有些黏糊，季节的薄凉钻入骨头里。

19岁的三叔换了那身节日才穿的粗布衣衫，打着那把斑驳土墙上挂了多少年的红油纸伞出门了。三叔停住脚步，转身望了我一眼，眼瞳里的眼白很大。村子里的人说过，眼白多的人，大都懒，蛇一样的懒。三叔望着我说，侄儿啊，我出门了，可能好久不回家了，你要好好读书。

三叔是愤然离家的。常听见我二爷爷在屋子里发脾气，有次他暴怒，扛起一把劈柴的斧头说要把三叔劈死。二爷爷劈柴时，三叔正跷着腿看《水浒》，看到林冲踏着大雪夜奔。三叔叹息一声，哎呀，英雄啊，这是逼出来的啊。二爷爷大怒，骂三叔是个白吃饭的。

三叔，就是我父亲的堂弟，只比我大6岁，他对种地种庄稼毫无兴趣，成天在家里看古书，还在一个本子上写写画画。后来一天他告诉我，他是要写《水浒》的续集。我们李家人，靠三叔，或许就要出一个名垂青史的文豪了。

三叔就这样在村子里成了一个神神叨叨的人。他的一些动作显得很神经

质，比如与一头老母牛秋水般的眼光长久对视，爬到树上躺在枝桠上睡瞌睡，站在山冈上结结巴巴朗诵古诗词。二爷爷长吁短叹说，我这个三娃啊，这辈子是个废人了。

三叔选择在秋天出走，是二爷爷给逼的。二爷爷给三叔提了一门亲事，是村子里一个被火烧后有些毁容的女孩，二爷爷想，让我三叔早点结婚，好歹也续下个香火。三叔感觉自尊心受到猛烈伤害，负气离家出走了。

三叔一连两年没给家里写过一封信。三叔走后，二爷爷瘪着嘴，一副哭相。二奶奶在第二年冬天一连落了好几颗牙齿。我看见二奶奶吃饭时，嘴里包着饭，老树皮一样皴裂的脸上在缓缓蠕动。腊月里，二奶奶在家里稻草铺的床上咽气了。咽气前，二奶奶伸出两个指头，搭在二爷爷的手上，对他临终嘱托，去，去把三娃找回家。

我21岁那年，去了神秘的新疆。我是去乌鲁木齐看三叔的，他在那里安家，娶了一个伊犁姑娘为妻。我去新疆那年，乌鲁木齐的四月，春天刚刚醒来，我在三叔家的房子里，看到正屋墙上竟还挂着那把红油纸伞。时光苍凉如大

风，抖掉日子里簌簌而落的灰尘。这把红油纸伞，原来一直温暖着三叔的异乡岁月。夜里，我同三叔在街头喝酒，三叔大概是喝到了高潮，哭出声来。我同三叔彼此倾诉着，这么多年来堆积的感情，其实像煤一样在心里燃烧。

去年冬天，三叔带着一家人回来。晚饭后，三叔说，他要去看看城市的夜景。于是我陪同三叔去了城后山顶，看城市的万家灯火汇成一片璀璨灯海，我同三叔陷入了沉默。下山时，三叔告诉我，那年秋天离家时，他跟我二爷爷留下一封信，信的内容是同二爷爷宣布决裂，彻底断绝父子关系。三叔趴在我肩头，哭了。我抬头看城市灯火，一片迷离中有晶莹闪烁。

春城晚报  
开屏新闻App  
理想生活 即刻开屏

2021年《云南老年报》征订开始了！全年定价：168元

更新鲜、更贴近、更丰富  
精彩内容 精准服务

周一 《文化周刊》—— 镶砌灵魂高地的基石  
周三 《健康周刊》—— 聚集大健康 服务全周期  
周五 《快乐周刊》—— 囊括吃喝玩乐 笑品人间百态

1、全国各地邮政局均可订阅，服务电话：1185  
邮发代号：63-60，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53-0035  
2、云南老年报发行部（昆明环城西路云南民族大厦附楼） 电话：0871-65325475  
3、云南报刊发行有限责任公司各发行站均可订阅 电话：0871-64166399